

甘肃短篇小说选

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編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甘 肃 短 篇 小 說 选

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編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1960年·兰州

甘肃短篇小说选

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编

*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兰州市白银路)

甘肃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

兰州部队八一印刷厂印刷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·7 $\frac{1}{2}$ 印张·插页1·129,000字

1960年3月第一版 1960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1,115

*

统一书号：T10148·70

定价：(3) 0.74元

目 录

“赛全省”	張孝先 (1)
哥 哥	王家大 (20)
重 逢	曹 杰 (28)
月夜曲	郑 重 (49)
金蓮花	曹 杰 (60)
东方来的亲人	卓 瑪 (73)
父 亲	孟广运 (85)
竞 赛	王家大 (89)
浪 花	楊尙武 (97)
在激流里前进	李秀峯 (113)
祁連中秋	郑 重 (130)
最新的歌	何 嶽 (139)
金达萊	林 火 (147)
馴馬战士	朱光亚 (161)
农村喜事	陈 述 (170)
雨天送炸药	孙家玉 (179)
新来的卫生員	朱光亚 (188)
生活的开始	談敦杰 (198)

勉 勵..... 李敦武 (209)

机智的桑旺..... 卢振国 (220)

看哥哥..... 談敦杰 (225)

編后記..... (235)

“賽全省”

張孝先

去年冬天，县西修建热电站，要我們社出一批人去支援，我們社的一羣姑娘和小伙子們，整天吵吵着要報名參加。这几天，我也有点心神不定了，在社員大会上，常听支書說，工人階級怎样偉大，怎样有組織性紀律性，如今的年青人，哪个沒有理想！哪个不想給祖国的大建設添上一磚一瓦！走，有出息的小伙子，就得走南闖北大干一場，才对勁呢！

沒几天，我們都被批准去建設工地啦，大家那股高兴勁就別提了。这天，我們一行二十多个人，日头剛露头就动身了，一路上有說有笑，天剛黑就来到了工地。吓！仰头一看，大家都愣了，我們这伙生在山窩窩，长在山窩窩的毛头小伙子們，那見過这么大的世面啊！別的不說，单瞧那一拉几十丈长、几十丈高的脚手架吧！工人們站在上面，顛巍巍，晃悠悠，沒点胆量，沒点本事，敢上去么？我們周圍竟是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机器，有

长脖子的汽车；有象猪拱土的机器，哎呀！看的人眼花缭乱。

晚上躺在床上，小陈还伸着舌头对我说：“李广哥，那家伙这么高，掉下来不就见阎王了么？”我笑了笑，没理他。这会，我正在想，在这大工地上，当个开机器的工人，该多美气啊！向上一坐，把机器一开，忽的厂房就起来了，咱这辈子，只要能盼的当上个电工或机器工，那就美啦！

没料想，第二天清早，同乡们都被分配去挖土了，单单把我留了下来。正在我纳闷的时候，工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，第一句话就问：“当工人高兴不高兴？”

我瞪着两只大眼，没吭气。

他倒了杯水，放在我的面前，又问：“看见咱们工地了吧？”

我还是没吭气。

工长搔了搔头皮，又问：“我说你这小伙真有点怪，咋不说话呀？”

这回我说话了：“工长，我第一天来到这儿，违了规章？还是犯了制度？旁人都分配去挖土了，为什么就不给我分配工作呢？”

工长一听哈哈大笑说：“我说你这小伙子咋搞的？进门绷着个脸，象跟姑娘吵了架似的。小伙子，告诉你吧，领导上准备让你当学徒工呢！”

“让我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机器工还是电工？汽车我也要开。”

“万丈高楼平地起——瓦工。”

“嘿！瞧工长这股高兴劲！”

“那可不行！砌砖离不了它，上瓦离不了它，粉刷还离不了它，社会主义建设更离不了它，全国有名的苏长有，杨长诗，还有咱们公司的‘赛全省’，全是瓦工。”

听工长这股玄乎劲，闹了半天，敢情是个泥水匠呀！在家里常听老人讲：“有女不嫁泥水匠，一辈子穿不上一件好衣裳。”我硬是要上三年饭，也不想干这行当，便推辞说：“工长，这活难办，我干不了！”

工长噗哧一下笑了：“看这小伙，你的底细我都摸清了，全组就你喝的墨水多，还扭捏啥呢！”

我说：“骑驴的不知步撵的，你哪知道我的心事。”

他抢着说：“我这人会相面，一看就知道你想跟个对劲的师傅，好，你就跟‘赛全省’学吧！”

我一急说：“唉呀！那怕他赛全国哩！还不都是一样！”

这回工长不依了，他脸一沉说：“就是不一样嘛！‘赛全省’在年轻的时候，一把瓦刀，走遍河南省，成了瓦匠行里的红人，老实说，你跟他学手艺算烧了高香。”

正說着，門忽的一下開了，只听一声喳呼：“王工長，‘賽全省’隊長让我給你報個信，今天的廠房砌磚，又提前半天完成了，叫你早早安排工作。”說話間，一個虎頭虎腦的小伙子闖了進來。

工長笑着說：“‘賽全省’手下的工人，沒有不提前完成任務的，我早就給你們把任務安頓妥了。”

那人轉身就走，嘴里還唱着：“咱們工長真高明，……得得鏘。”

突然王工長喊了一聲：“劉師傅，你把这个徒弟給‘賽全省’領去。”

那人一轉身，一雙大眼直瞅我，我低下頭，心里嘀咕着：“去吧？干一輩子泥水匠，沒出息；不去吧？剛來工地就給人家留個不好的印象，我心一橫，去！騎驢看唱本，走着瞧吧！”

只听那人說：“歡迎歡迎，如今就是缺人手。”

听这人喳喳呼呼的挺熱情，我忙向工長打了个招呼，跟着劉師傅走出了辦公室。

一路上，我不住的捉摸着：“賽全省”这人一定道行不小，准是个身高过人，膀闊腰圓的大漢，跟这号人学徒，可得小心点。

猛听耳边响起了一個粗嗓門：“喂！走快点。”

我一驚，赶紧向前跑了几步。那人站下了，問：“想媽了？还是想媳妇了？”

这人說話咋这么冲呀！我沒計較，只是笑着問他：

“刘师傅，你叫什么呀？”

那人没事的说：“我叫刘大明，‘赛全省’手下的徒弟，眼下是挂名的副队长，掌舵的还全靠队长‘赛全省’呢。实说吧！能让你跟‘赛全省’学手艺，这全是工长对你偏待。”

我一听这是个骨节眼，连忙问道：“刘师傅，‘赛全省’到底是个咋样的人呀？”

刘师傅把大拇指一翘说：“天下第一个大好人，论技术，呱呱叫，他闭上眼睛砌砖，咱也赶不上，就是脑筋有点古板，扫盲班，他称得上‘五朝元老’。前些时，他创造了‘快速砌砖法’，连他的象片都上了报。”

我俩边走边说，不觉来到了主厂房，只见刘师傅仰起头双手在嘴上搭了个喇叭筒喊了起来：“‘赛全省’师傅，有人找你，噢！对了，是你徒弟来了！”

一会，顺着声音，从跑道上走下一个老头。刘师傅用手一指说：“瞧！师傅来了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，这那象他们吹的艺高绝人的“赛全省”，出现在我眼前的，只不过是弓着背，一走一拐，瘦得可怜的老人，我一看，心凉了半截，嘴里不说，心里说：跟他能学个啥手艺呢！

“赛全省”手里提了把瓦刀，上前拉住我的手，乐的不得了。刘师傅碰了我一下说：“别愣神，快叫师傅嘛！”

“赛全省”笑了笑，拍拍我的头说：“不用啦！不

用啦！刚从乡下来吧？瞧，这娃长的多壮实。”

說真的，老头挺和气，一見面就让人覺得怪亲热的。

二

学徒生活，就从这儿开始了。

第一天清早，我就跟师傅上了冒天高的架子，他让我站在旁边先看着。这会，挑灰的、抬磚的、砌磚的、搭架的人们往来如梭。我孤单单的站在一边，覺得怪不自在，便想过去給师傅递递磚，沒料想，我刚抱起磚迈开第一步，心就扑騰扑騰的狂跳起来。抬头看，白云压頂，低头看，黑麻麻的一片人。刹时，只覺得天旋地轉，两腿发軟，嘩啦一声，連磚帶人摔倒在架子上。师傅猛一回頭，一个箭步窜了过来，一把抓住了我。我吓的出了一身冷汗，結結巴巴的說：“不怕，不怕。”

师傅把我扶到一边，抱怨的說：“好險！誰指望你搬那两块磚嘛！架子上可不能耍大胆。”

中午休息時間，师傅領我又上了架子，他扶着我，从架子的这边走到那边，又从那边走到这边，沒走几个来回，我就蹲下了：“师傅，我头晕，腿軟的很。”

师傅笑了笑，又把我扶起来，一条繩子系在我的腰里，一头拴在架子上，让我扶上棍自己走。經過几天的苦練，我的胆子到底練出来了，甩开繩子，在架上就象走大馬路一样。

白天活紧，师傅忙的喘不过气，可我站在旁边，干

着急插不上手。晚上，別人都睡了，师傅又拉我到工地，月亮当灯，手把手，一遍又一遍的教我，我只恨自己的手笨，常常自己对自己发起脾气来。师傅可倒挺耐烦，还常给我打气：“小李呵！别着急，功到自然成嘛！”

半夜，我們才回宿舍，路上，我說：“师傅，我将来要能学的跟你一样，啥活也能提得起，放得下，那該多好啊！”

师傅一听，摇摇头說：“小李子，我巴不得盼你超过我几十倍哩，不然，共产主义啥年月才能看上啊！”

那天晚上，天气本来不冷，师傅偏要把他的皮大衣給我盖上不可，我倆推来推去，这下可把师傅惹躁了，将皮大衣向床上一摔：“这是做师傅的心。”沒法，只得乖乖的盖上。

真得感謝师傅，沒半年的功夫，我就出了师。

三

今天是大年初一，天剛亮，一伙徒弟就起了床，梳洗打扮停当，就往“賽全省”师傅家拜年去了。

我們剛到門口，老俩口已經迎了出来，“賽全省”师傅滿面紅光，看样子，酒准喝的不少，大家說說笑笑来到屋里。我說：“咱們拜的是跃进年，得接新规矩办事，行个鞠躬礼吧！”于是徒弟們脫下帽，一齐說：“师傅，师娘，給你們拜跃进年啦！”

师傅連忙上前拦住說：“来了就算啦，心到了就行

了嘛。”

還沒等大伙坐穩，師娘就說：“你們說話，我下餃子去。”

我忙攆出去說：“大嬸，停會再說吧！”

沒料想，師娘反倒給我一搖手說：“小李子，你過來，大嬸問你一句話。”

我走進廚房，向鍋頭前面的小板凳上一坐。

師娘問道：“你師傅前幾天在工地上跟誰鬧口舌啦？”

我的眼睛向上一翻，想了想說：“沒有啊！”

師娘雙眉一蹙說：“這就怪啦！前幾天，他一回家就生悶氣，嘴里時常嘟嘟着：‘錢是白來的么？可真大方’，小李子你說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”

听師娘一學說，我明白了，一准是為了超額獎金的事，我便把這事原原本本的給師娘學說了一遍：

“大嬸呀！是這麼回事，大躍進以來，我們隊每項任務都超額，就說上次吧，超額了三倍，象我這樣的小技工，都多拿了五十多元，大家高興的合不上嘴。

“可我師傅偏偏和旁人不一樣，每逢多拿了工資，他就不高興。有個徒工悄悄的說：‘你看，咱師傅有多傻，起五更，睡半夜的死干活干，多拿幾個錢，這叫多勞多得嘛！’

“我也覺着多拿幾個錢沒啥，勸了師傅半天，他一直不答理我，悶了足有一袋煙的功夫，他忽的坐起來，沒

头沒脑的問：“小李子，每次多拿了錢，你心里是啥滋味？”

“我說：‘高兴唄！’

“他又問：‘多拿国家的錢，應該嗎？’

“我答：‘大伙拚命苦战，多拿几个錢，也是劳动所得，有什么不應該。’

“停了一会，师傅忽然对我說：‘小李子，拿張紙帮师傅写張大字报。’

“‘給誰送礼呀？’我問。

“他鉄青着臉說：‘定額員！’

“我笑了：‘师傅，定額員咋惹着你啦？’

“‘不用多嘴，只管照我說的写就是！’师傅綳着臉，指着桌上摊开的紙說：‘先写定額員，让咱們杀鸡取蛋，我們三番五次的超过定額，他睜大眼睛装得沒看見，光知道拿着国家的錢耍大方，建議定額員，今后給定額安上翅膀，让定額和我們賽跑！另外，再写上一句，我把这回超額奖金一百二十元，全部交回去。’

“过了几天，党支部又把錢退給了他，黑板报上还表揚了师傅的模范事迹。”

师傅听我这一說，可高兴了，干活也麻利多了，不一会就把餃子煮好了，我連忙端进屋里，嘿！他們談的眞热火，我忙把一碗餃子放在师傅面前，师傅說：“你吃吧！今天你是客。”說着又把桌子上的枣、核桃、花生，給我装了滿滿一口袋。我笑着說：“我又不是小孩

子。”

師傅嘴一咧說：“嘖嘖！十九歲的毛孩子，冒充什麼大人，過去師傅想給你吃還沒有呢！”惹的大家一陣哄笑。

師傅一提過去，不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我要求着：“師傅，你把過去咱們這行道的生活講一講好嗎？”

師傅說：“講那干啥，苦的象黃連。”

大伙說：“師傅，講吧！沒有過去的苦，哪會有今天的甜呢！”

師傅抹了把鬍子，慢悠悠的說：“你們記着，象咱們今天過的這個年，啥朝代我也沒遇到過。”說着師傅用手撩起褲管說：“我這條腿，就是民國二十七年，在洛陽摔斷的。那會，我給一家銀行修門面，起初，說定二十天完工，結果，包工頭暗中撈了一把，却對我們改了話頭：‘銀行要提前十天開業，搶工。’這下可苦了咱們手藝人，工人們十天十夜沒下架子，睏極了，把腦袋向涼水桶一塞，啃幾口豆餅，謝天謝地，門面总算搶出來了，光丟下鑲‘中央銀行’四個大字了。我一看師兄弟們那個睏勁，就說：‘你們歇會吧！這四個字我包了。’大伙一聲不吭的躺了一架板，你們說多怪，看着師兄弟們睡的那個香勁，我的眼皮也打起架來了，干着干着，手里的泥抹子就不听使喚了，剛交小半夜，頭疼的发脹，眼前直冒金花，就這樣也得給人家干哪！正干

着，就象誰用大錘在我腦袋上敲了一下，轟的一聲，昏过去了，身子向后一仰，跌下了架子，总算托老天的福，電話綫救了我一条命。等我醒了过来一看，腿摔断了，血流了一地，疼的我暈过去几次，师兄弟們急的团团轉。这会，赶巧包工头和他太太看完戏走到这儿，他一瞅，眼瞪的象鸡蛋一样，說：真他媽倒霉，剛看完‘大上吊’这出不吉利的戏，就偏碰上这 不吉利的熊事！”

“他太太連忙嬌声嬌气的說：‘咋不吉利你看，血染紅門，这叫开張紅喜嘛！’”

“这下可把工人們气坏了，高声叫罵：‘放你媽的屁，人都快断气了，你还高兴呢！’”

“包工头忽的跳起来：‘人断气不断气，与我屁相干，我叫他掉下来的？快！把他抬到后院去，血打扫干淨，再上去两个人，今夜里非得赶出来不可。’”

“穷哥們看着包工头那副凶样，眼睛都气紅了，嘩啦一下包围上来，我师弟正清一把抓住包工头胸口的衣服問道：‘他媽的，你管不管？’”

“包工头說：‘活沒完，賬未清，一文沒有。’”

“‘沒有？我揍死你。’当胸就是一拳。”

“工人們一声吼：‘这没人心的畜生，揍死他，揍死他！’”

“我一睁眼，怕大家把事鬧大了，忙說：‘正清，別惹禍，我死就死吧，別連累大伙。’”

“沒法还是个沒法，第二天，工头找不見，手里分文

沒有，最后，师兄弟們，你卖鋪盖卷，他卖破棉袄，湊了几块大洋，总算把我抬到了医院，結果落了个殘廢，成了跛子。”师傅說到这儿，眼泪象条綫似的往下直流。我抬头一看，大伙仰着臉，瞪着眼，手里端着餃子，早就凉了。师娘坐在床头，两手撩起衣襟擦着眼泪。

师傅抹了把臉，忙說：“唉！大年初一，你看我扯到那里去了，快吃吧！”

师娘下了床，走过來說：“都別吃了，叫我再热热去。”

趁着师娘热餃子的功夫，师傅又打开了話匣子：

“我这个老伴，以前成天嘀咕：‘咱这一对老孤寡，将来不能动弹了，該靠誰呀？’”

“我說：‘靠党，只有靠党，才是咱的出路。’如今，我这老伴，脑筋也开通多了。”

逗的大伙都笑了，說着，师娘端来了香噴噴的餃子，我們几个美美的吃了一頓。

四

我們热电站，前不久，推行了快速施工。真是眨眼遍地起高楼，原来两年才能完成的第一期工程，現在，連第二期工程都快完成了。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提出了“建筑大軍是英雄汉，五一节前定发电”的战斗口号。眼下已經四月初了，虽然主厂房已經全部落成，两个大烟囱也伸向了天空，可是烟囱里还一层耐火磚沒有砌，